

去年,京东网站为我搜集一些读者提问,其中第一个问题是:“您说自己最喜欢陶渊明和苏东坡,读了您的《澄明之境——陶渊明新论》,我受益匪浅,不知您是否打算也写一本苏东坡?另外,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您怎么看?”

我的确很喜欢这两位伟大的作家,《澄明之境——陶渊明新论》写于二三十年前,先后有五个出版社不断再版,大概一共重印了二十多次,最近我又给一个新版写了序言。

写苏东坡一直是我未了的心愿。由于太喜欢苏东坡了,我把写苏东坡看得很重。现在正在做大量的准备:一是潜心读他的文集、诗集和词集,一是探访东坡的足迹,加深对他的“理解之同情”。逝世前两个月,苏东坡在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说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我已经走遍了成就他“功业”的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每个地方都录了视频。下一步打算去他的故乡,深入体验那里现在的民俗民情,考察古代的人文地理。有些感觉和想法后再动笔,我写作通常都是一气呵成。

至于林语堂先生那本《苏东坡传》,可能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苏东坡传记。我对林先生的道德文章十分敬重,他的小说、散文、传记我都看,

他的《苏东坡传》看第一遍印象很好,后来看的遍数越多,留下来的遗憾也越多。我的遗憾主要集中在——

林语堂先生更多表现了苏东坡乐观、可爱、幽默、宽厚、善良的一面,而没有写出苏东坡思想情感的复杂性,没有写出苏东坡精神生活的广度,也没有展示苏东坡生命存在的深

苏东坡与《苏东坡传》漫谈

戴建业

譬如,苏东坡早就悟透“人生如梦”,“休言万事转头空,未转头时皆梦”,但他仍然执着于人生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;他早就看穿了人性的恶,但仍然对所有人都充满温情,竟然对他弟弟说他眼中没有一个坏人,他对别人充满温情,别人也对他报以温暖,他在黄州就感受到了“江城白酒三杯酹,野老苍颜一笑温”;他早就鄙视“蜗角虚名,蝇头微利”,但终其一生都积极进取,“谁道人生无再少,门前流水尚能西,休将白发唱黄鸡”……

总之,这本传记文笔流畅好读,林语堂先生笔端常带感情,从传记的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林先生对苏东坡的崇拜和喜爱。这本传记给我的整体印象是:流畅有余而深度不足。

此书给我留下的另一遗憾是:他为了抬高苏东坡,时时贬损他的对手,譬如林先生对王安石的评价就有欠公允。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,王安石的政治品格、政治才干、政治定力堪称一流,连苏门弟子黄庭坚也由衷称赞说,荆公真视富贵如浮云,一世伟人也。黄庭坚恰恰是王安石政治上的反对派。王安石与苏东坡,政治上是对手而不是对头,才华上是惺惺相惜的知音,学问上是旗鼓相当的良友。苏王两人都是文章高手,他们写有问题的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,另外,王有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苏有《上神宗皇帝书》,这两篇都是议政的皇皇大论,每篇文章都近万字。不妨拿来对比着细读,你们就会明白什么叫棋逢对手。就意志强悍和政事精明而言,王安石在他的同龄人中罕有其匹。在《王安石赠太傅制》中,苏东坡称王安石为“希世之异人”,“名高一时,学贯千载”,“真熙宁之有为,冠群贤而首用”。

王安石为人的刚毅强悍,让人敬畏却难于亲近,这是他特别吃亏的地方。王安石之所短,恰是苏东坡之所长,苏东坡既可敬,也可亲,更可爱。王与苏同是千秋伟人,同为我们民族的骄傲,用不着捧一个踩一个。

直称“茶马古道”,但这名字却不古老。20世纪90年代,云南一众学者徒步考察古时马帮进藏道路后,将其命名为“茶马古道”,直到2004年前后,“茶马古道”作为固定名称开始在学术文献中频繁使用。不难看出,以“茶马古道”的名义叙述当年马帮的故事,仅有二三十年光景。然而,无论如何,茶马古道自然地承载起文化传播、文明互鉴的历史使命。

那柯里,古普洱府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驿站,坐落于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镇。其名源于傣语,“那”为田,“柯”为桥,“里”为好,意思是“桥旁的上好田地”,寓意之地是一个理想的居住之地,拥有小桥流水和肥沃的土地。

茶马古道那柯里

徐连宗

古道的拓展带来了茶业的兴盛,马帮也成了普洱茶名扬天下的传递者,普洱茶经马帮运往世界各地。老板告诉我们,那柯里原名“马哭里”,因马帮在此涉水过河时,劳累的马儿面对清凉的河水流下伤心的泪而得名。后来,视为生命的马锅头多次上书官府,官府遂了他们的的心愿,修建了一座风雨桥,从此,“马哭里”更名为“那柯里”。

普洱茶的回甘愈发悠长。雨后的那柯里,别有一番景致,郁郁葱葱的山林,流水潺潺的小溪,宁静悠远的古道,雨水冲刷过的青石板路,脉络清晰可见,走在上面,一眼就是千年。在几千年前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,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,清脆悠扬的铃铛声远去了,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。然而,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,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依然留了下来。

走过“风雨桥”,就是“荣发马店”了。马店建于1831年,当年在马帮南和当地都小有名气,南来北往的马帮都会到这里进行休整。马店还较为完好地保存着当年马帮用过的马灯、马饮水石槽等历史遗迹、遗物,马店门口的对联“关山难越谁为主,萍水相逢我做东”,道出了山里人的淳朴好客。后来,我们顺着茶马古道遗址一路走过,到达唐茶殿。唐茶殿以博物馆形式追溯茶马文化的历史,一件件藏品,都在诉说着当年的繁华,普洱茶庄林林总总,往来马帮络绎不绝,茶马互市处,吆喝声此起彼伏。而唐茶殿外,一组组形态各异的雕塑再现了当年马帮临行前与家人告别的情景。

走在茶马古道上,沿途的铭牌上记载: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,兴于唐宋,盛于明清,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。虽一



边看边聊

上海东方艺术中心。开场前3分钟,场内几无虚席。以往喇叭里提醒关闭手机请勿拍照都简短,今天一个沉稳的女中音宣读了长长的五点“观看细则”,允我概括如下:一、本场音乐会的演奏家对台下拍照很敏感,会导致情绪紧张,甚至可能中断演出。全场演出(包括上台、演奏、谢幕、返场、离场)都严禁拍照录像;二、手机静音并关机,放入包中,勿握在手中,以免发出响声;三、演奏家对噪声很敏感(包括咳嗽声),故在音乐厅入口备了润喉糖、饮用水,还有口罩,以防范咳嗽;四、乐章之间切勿鼓掌(屏幕上更精确的提醒是,演奏家未弹完最后音符观众别动手);五、管住你的小孩。

这位“敏感”的演奏家正是红遍全球的波兰钢琴家克里斯蒂安·齐默尔曼(Krzysztof Zimerman),1975年第九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首奖得主。观众席里,一开始还有人嬉笑调侃。通知完毕,场内空气开始凝固,静得只听见克制而紧张的呼吸声,全场像是一个巨大的肺,狠狠地憋住了。

我去东方艺术中心看演出。它常年上演颇有品位的古典音乐节目,国际一流演奏家、指挥家频繁到访,近期就有钢琴家阿格里奇、王羽佳、大指挥家蒂勒曼、捷杰耶夫、库伦奇斯。一个国际大都市,标志之一就是看大艺术家是否经常在此地出没。

不过这几年在国内听音乐会,有时也令人紧张窝火,甚至有神经质反应,比如白花花的手手机屏/偷偷录影(有时也挺公开)/说话吃零食/衣服的摩擦声/手机铃声骤响,只能心里默念拜托。咳嗽是生理反应,只能宽大处理,本人也是咳嗽的惯犯,总是竭力挣扎憋住。实在不可抗力时,就期待铜管乐或定音鼓帮忙,找个震耳的当口,偷偷咳出去。

据说,齐默尔曼对到中国演奏有些犹豫,一部分原因是音乐会现场观众

拍照很焦虑,在世界各地都如此。他天性极度敏感。2013年他在德国一场音乐会遭“偷拍”,让他“战战兢兢”。在国外他也有过因观众拍照而中断演出的先例。后来与上音乐厅签订演出合同时,齐默尔曼坚持“不希望有人在未经许可情况下,擅自摄影及录音录像”。为此上音乐厅专门定制了上千只手机袋,供观众寄存手机。

中场休息,我特地去入场口找“噪声杀手”,一个玻璃碟里有“胖大海”“枇杷”“金银花”等三种口味润喉糖,可谓用心良苦。我拿了几粒,以备后患。记得某年在伦敦阿尔伯特音乐厅听巴伦博伊姆指挥瓦格纳歌剧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》,只买到最高层环廊的站位票,居高临下离舞台近百米。环廊上有几位老者,或站着或席地而坐,手上捧着厚厚的总谱,或摊在地毯上。想必他们是有意躲到此地,远离舞台中心,生怕打扰其他人。

上海音乐史应该记录齐默尔曼这场独奏会:2024年12月5日,东方艺术中心。那天恰好是他68岁生日。更有意义的是他自曝“性格敏感”,给上海乐迷们做了一次“规矩”,收获了上海音乐会收听史上的一个奇迹:演出时几无噪声,全场无手机拍照、演奏时甚至未听得一声咳嗽。乐章的间隙,观众则突然间狠狠地“报复性咳嗽”,响成一片,倒是颇有喜感。那晚不少观众或许受了点惊吓,就像小辰光被家里人或者老师“做规矩”,有点应激反应,甚至兴奋。

两天后,我又去东艺,这次是听王健的大提琴独奏(与钢琴家薛颖佳合作),场内恢复了例常的观看须知,“胖大海”等特殊润喉糖还在,场内出奇地安静。作为观众我更享受这场,席间呼吸均匀,偶尔有咳嗽,物品掉落,台上钢琴翻谱的窸窣声,返场时观众手机快门几张照片,也无伤大雅。但仍要谢谢齐默尔曼给观众“做规矩”。上海人向来相信“规矩”,也相信“做规矩”。

齐默尔曼「做规矩」

张力奋

浦江漫游记

蔡国华

那天,我踏上了游览浦江的旅程。来到江边,似登临仙境。那已不多见的摆渡船,承载着无数人的过往情怀。江中鸥鹭欢快的身姿与微波共舞,时而低掠水面,时而直冲云霄,为江景增添了灵动的色彩。一艘艘船只穿梭其间,百舸争流,有货轮沉稳地驶向远方,有游船华丽地划过江面,留下一道道白色的水痕。

漫步于浦东江滨步道,东方明珠在阳光的映照下璀璨夺目,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上海真是一座名符其实的不夜城,无论是白日的繁华热闹,还是夜晚华灯初上后的绚烂多姿,都让人深深着迷。江风轻拂过脸颊,我领悟着浦江永恒的魅力,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每一丝江风,每一座建筑,都构成了一幅独一无二的画卷,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。踏歌低吟,我情不自禁撰了一首《不夜城·申江漫歌》:

岸容待腊,春信冲寒。乘地铁,走虹口,至江边。聊发峻登仙,情怀摆渡船。看碧练翻澜,鸥鹭翔天,波浪载帆。

随客流上岸,漫江声步道,览明珠倾国容颜。中心大厦,放歌英华七彩,凭眺秀美百般。坐看云,聊拂石,倚长栏。极目申江,陆家嘴、卷帙浩繁。

吉庆有鱼

(剪纸)

奚小琴作



七夕会

直工作到去世的那一天。三年后,老斯特普托医生也离开了。当体外受精技术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时,爱德华兹是唯一领奖的人,他坚持告诉人们:“试管婴儿有三位原始开创者。”

忍不住赞一句,史蒂文·普莱斯无愧各种大奖,片中配乐真是耳目一新,抒情的管弦与情节融合,巧妙烘托出人物细腻的心理挣扎和情感变化。而作为插曲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乐,恰到好处铺陈了时代背景。

最为点睛之处,当数结尾的《离家500里》,这首20世纪60年代的老歌,每次出场都能带来新意,它曾被科恩兄弟选在《醉乡民谣》里,如今不疾不徐,唱出人类辞别造物主的恩赐,借助科学、智慧、勇气和梦想,越走越远。

辩,只问道:“那您又是怎么看待假牙、眼镜这些东西呢?您宁愿人们无法吃喝,无法看清吗?”又比如,当年那些参与试验的无名女性,她们心理与生理双重的痛苦与挣扎,这次在片中被看见了。

动人心弦之处在片尾,珍贵的纪录片史料中,那个被科学家们拥在怀中、世上第一个“试管婴儿”,叫露易丝·乔伊·布朗,她的中间名,是父母特意请三位科学家取的,也是本片片名,意为“喜悦”。在这个名字的祝福下,如今的乔伊已经46岁了,正和先生以及两个儿子幸福地生活在布里斯托。遗憾的是,简·帕蒂没看到乔伊长大,也没看到自己的工作得到应有的认可,她于1985年因癌症去世,年仅39岁。在与病痛抗争期间,她仍坚持接待来访夫妇,一

一个奇迹的诞生

曲玉萍

一种选择,而不是运气或诅咒。生物学家爱德华兹和胚胎学毕业的帕蒂坚信,他们将改变这一局面,赋予那些渴望孩子的一份人生喜悦。克服了重重困难与非议,两人终于说动了快退休的外科医生帕特里克·斯特普托,在外界指责与批评中,三人坚持不懈,揭开了不孕不育之谜,开创了体外受精(IVF)技术,造福了全球数千万家庭。

电影摒弃了宏大的史诗叙事,而从帕蒂的视角,以平实温暖的方式,还原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。比如,当传统的老妈反对试管婴儿,认为它有违自然规律和天意时,帕蒂没多争

之前,如果一对夫妇试了各种办法仍不能自然怀孕,那他们拥有孩子的希望几乎渺茫。当时没有相应技术,医生、护士对此束手无策,不孕不育更被看作是会葬送婚姻和幸福的病。而身陷其中的女性,又承担了更多源于生理和社会的压力,由于无法怀孕,她们必须忍受周遭歧视,甚至家暴。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,没有孩子,这一辈子就是失败的。社会一来对没孩子的夫妇很刻薄,二来也无法共情他们的渴望。即使在今天,社会开明善意了许多,片中爱德华兹所说的仍成立:我们肯定都认识一两个因无法生育而苦苦挣扎的人。

虽然科学家们深知,孩子并不代表什么,很多没孩子的人照样可以活得很幸福,但能否拥有自己的孩子,应该成为

“出太阳了,我说,没事的,会好的。亲爱的,笑容回到了人们脸上,亲爱的,好像过了好多年才又见到它。”在披头士抚慰人心的歌声中,二十岁出头的简·帕蒂,身着20世纪60年代时髦的粗花呢格子大衣和迷你裙,手持招聘广告,匆匆穿过剑桥的街巷。此时,她要去应聘的实验室里,科学家罗伯特·爱德华兹正和同事们,满地找寻一只怀孕的小鼠。

最近,国际时尚媒体都在谈论这部新电影——《乔伊:一个奇迹的诞生》,不仅因为它有强大主创团队、老戏骨、当红小生以及可爱的新生代女星加持,也不仅因为它片中充满赏心悦目好看的复古元素,更因为它讲了一件很酷的事:世上第一个“试管婴儿”的诞生。在1978年7月25日

